

第二六三冊

明倫彙編

官常典

宗藩部

(卷)
七十三

古今圖書集成

中華書局影印

卷之六

目錄

一

二

三

古今圖書集成

中華書局影印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明倫彙編官常典

第七十一卷目錄

宗藩部列傳十五

南齊二

竟陵文宣王子良

魚復侯子譽

晉安王子懋

建安王子真

南海王子罕

邵陵王子貞

西陽王子文

南康王子琳

南郡王子夏

南康侯子恪

祁陽侯子範

新浦侯子雲

廬陵王子卿

安陸王子敬

隨郡王子隆

西陽王子明

巴陵王子倫

臨賀王子岳

衡陽王子峻

湘東王子建

永新哀侯子康

泉陵侯子操

寧都侯子顯

官常典第七十一卷

宗藩部列傳十五

南齊二

竟陵文宣王子良

按南齊書武十七王傳武帝二十三男穆皇后生文

惠太子竟陵文宣王子良張淑妃生廬陵王子卿魚

復侯子譽周淑儀生安陸王子敬建安王子真阮淑

媛生晉安王子懋衡陽王子峻王淑儀生隨郡王子

隆蔡婕妤生西陽王子明樂容華生南海王子罕傳



充華生巴陵王子倫謝昭儀生邵陽王子貞江淑儀
生臨賀王子岳庾昭容生西陽王子文荀昭華生南
康王子琳顏婕妤生永陽王子珉宮人謝生湘東王
子建何充華生南郡王子夏第六十二二十五二十二
皇子早亡子珉建武中繼衡陽元王後 按本傳竟
陵文宣王子良字雲英世祖第二子也初沈攸之難
隨世祖在益城授寧朔將軍仍為宋邵陵王左軍行
參軍轉主簿安南記室參軍邵陵王友王名友尋廢
此官遷安南長史昇明三年為使持節都督會稽東
陽臨海永嘉新安五郡輔國將軍會稽太守宋世元
嘉中皆貴成郡縣孝武徵求急速以郡縣遲緩始遣
臺使自此公役勞擾太祖踐阼子良陳之曰前臺使
督逼切調恒聞相望於道及臣至郡亦殊不疎凡此
輩使人既非詳慎慙順或貪險崎嶇要求此役朝辭
禁門情慙即異暮宿村縣威福便行但令朱鼓裁完
鉞槩徵具顧所左右叱咤自專違宗斷族排輕斥重
脅過津堦恐喝傳郵破岡水逆商旅半引逼令到
先過己船浙江風猛公私畏渡脫舫在前驅令俱發
呵聲行民固其常理侮折守宰出變無窮既贈郭望
境便飛下嚴符但稱行臺未顯所督先詞疆寺却攝
羣曹開亭正槍便振荆革其大絳標寸紙一日數至
徵村切里俄刻十催四鄉所召莫辨枉直孩老士庶
具令付獄或尺布之連曲以當匹百錢餘稅且增為
千或誑應質作向方寄繫東治萬姓駭迫人不自固
遂漂衣敗力競致棄棄值今夕酒諧肉飲即許附申
赦格明日禮輕貨薄便復不入思科篋貢微開筆捷
肆情風塵毀謗隨忿而發及其狎弄轉積鵝鵲漸盈

遠則分鬻他境近則託質吏民反請郡邑助民由緩
回刺言臺推信在所如聞頃者令長守牧離此每實
非復近歲愚謂凡諸檢課宜停遣使密畿州郡則指
賜教遙外鎮宰明下條源既各奉別旨人競自罄雖
復臺使盈湊會取正屬所從相疑償反更淹懈凡預
衣冠荷恩盛世多以閭閻給警少為欺欺入罪若類
以宰牧乖政則觸事難委不容課連上綱偏覺非才
但賒促差降各限一期如乃事速應緩自依違糾坐
之坐之科不必煩重但令必行期在可肅且兩裝
之船充擬千緒三坊寡役呼訂萬計每一事之發彌
晨方辦粗計近遠率遣一部職散人領無減二十舟
船所資皆復稱是長江萬里費固倍之較略一年脫
得省者息船優役實為不少兼折姦減竊遠近覺安
封聞喜縣公邑千五百戶子良敦義愛古郡民朱百
年有至行先卒賜其妻米百斛獨一民給其薪蘇郡
閣下有虞翻舊牀罷任還乃致以歸後於西邸起古
齋多聚古人器服以充之夏禹廟盛有禱祀子良曰
禹泣辜表仁非貪旌約服飭果粽足以致誠使歲獻
扇簞而已建元二年穆妃薨去官仍為征虜將軍丹
陽尹開私倉賑屬縣貧民明年上表曰京尹雖居都
邑而境壤兼跨廣袤周輪幾將千里繁原抱陽其處
甚多舊過古塘非唯一所而民貧業廢地利久蕪近
啓遣五官殷瀾典籤劉僧瑗到諸縣循履得丹陽溧
陽永世等四縣解并村耆辭刈堪墾之田合計荒熟
有八千五百五十四頃脩治塘過可用十一萬八千
餘夫一春就功便可成立上納之會還官事殷是年
始制東宮宮僚以下官敬子良世祖即位封竟陵郡

王邑二千戶爲使持節都督南徐兗二州諸軍事鎮北將軍南徐州刺史永明元年徙爲侍中都督南兗兗徐青冀五州征北將軍南兗州刺史持節如故給油絡車明年入爲護軍將軍兼司徒領兵置佐侍中如故鎮西州三年給鼓吹一部四年進號車騎將軍子良少有清尚禮才好士居不疑之地傾意賓客天下才學皆遊集焉善立勝事夏月客至爲設瓜飲及甘果著之文敕士子文章及朝貴辭翰皆發教撰錄是時上新親政水旱不時子良密啓曰臣思水潦成患良田沃壤變爲汙澤農政告祥因高肆務播植既周繼以旱虐黔庶呼嗟相視祝氣夫國資於民民資於食匪食匪民何以能政臣每一念此寢不便席本始中郡國大旱宣帝下詔除民租今聞所在遺餘尚多守宰嚴期兼夜課切新稅力尚無從故調於何取給政當相驅爲盜耳愚謂通租宜皆原除少降停恩微紓民命自宋道無章王風陵替竊官假號駢門連室今左民所檢動以萬數漸漬之來非復始適一朝洗正理致沸騰小人之心罔思前恩董之以威反怨後罰獸窮則觸事在匪輕齊有天下日淺恩洽未布一方或饑當加優養愚謂自可依源制除未宜便充役役且部曹檢校誠存精密令史好黠鮮不容情情既有私理或枉謬耳目有限羣夜無極變易是非居然可見詳而後取於事未遲明詔深於獄國恩文累墜今科網嚴重稱爲峻察負罪離營充積半戶暑時鬱蒸加以金鐵聚憂之氣足感天和民之多怨非國福矣項土木之務甚爲殷廣雖役未及民動費已積炎旱致災或由於此皇明載遠書軌未一緣淮帶江

數州地耳以魏方漢猶一郡之譬以今比古復爲遠矣何得不愛其民緩其政救其危存其命哉湘區奧密蠻寇熾疆如聞南師未能挫數百姓齊民積年塗炭疽食侵淫邊處方重交州覓絕一垂實惟荒服特遠後賓固亦恆事自青德啓運款關受職置之度外不足結言今縣軍遠伐經途萬里衆寡事殊客主勢異以逸待勞全勝難必又緣道調兵以足軍力民丁烏合事乖習銳廣州積歲無年越州兵糧素乏加以發借必致恒擾愚謂叔獻所請不宜聽從取亂侮亡更俟後會雖緩歲月必有可食之理差息發動費役之勞劉楷見甲以助湘中威力既舉蟻寇自服詔折租布二分取錢子良又啓曰臣一月入朝六登政陛廣殿稠人裁奉顏色縱有所懷豈敢自達比天嘗亟見地孽亟臻臣下妖詭奸生嗜嗜穀價雖和比室饑嗽纖纖雖賤駢門驟質臣一念此每人心骨三吳奧區地惟河輔百度所資罕不自出宜在蠲優使其全富而守宰相繼務在剝削園桑品屋以准資課致令斬樹發瓦以充重賦破民財產要利一時東郡使民年無常限在所相承准令上直每至州臺使命切求懸急應充役役必由窮困乃有畏失嚴期自殘軀命亦有斬絕手足以避徭役生育弗起殆爲恆事守長不務先富民而唯言益國豈有民貧於下而國富於上邪又泉鑄歲遠類多虧鑿江東大錢十不一在公家所受必須輪郭遂買本一千加子七百猶求請無地槌革相繼尋先者爲用既不兼兩回復還實會非委積徒令小民每嬰困苦且錢帛相半爲制永久或聞長宰須令輸直進違舊科退容姦利八屬近縣既

在京畿發借徵調實煩他邑民特允貧連年失稔草衣糞食稍有流亡今農政就興宜蒙賑給若逋課未上許以申原兗豫二藩雖曰舊鎮往屬兵虞累聚鄉土密邇寇庭下無安志編卒結庵不違涼暑扶淮聚洛靡有生向俱稟人靈獨絕溫飽而賦斂多少尚均沃實謂凡在荒民應加蠲減又司市之要自昔所難頃來此役不由才舉並條其重賞許以賈術前人增估求俟後人加稅請代如此輪回終何紀極兼復交關津要共相唇齒愚野未開必加設詆罪無大小橫沒貲貲凡求試穀帛類非廉謹未解在事所以開容夫獄訟惟平畫一在制雖恩家得罪必宜申憲鼎姓貽魯最合從網若罰典惟加賤下辟書必蠲世族懼非先王立理之本尚書列曹上應乾象如聞命議所出先諮於都都既下意然後付郎謹爲關行愚謂郎官尤宜推擇宋運告終戎車屢駕寄名軍牒動竊數等故非分充朝資奉股積廣越邦辛染益都已參差調補實允事機且此徒冗雜罕遵王憲嚴加廉視隨違彈斥一二年間可減太半五年正位司徒給班劍二十人侍中如故移居雞籠山西邸集學士抄五經百家依皇覽例爲四部要略千卷招致名僧講語佛法造經唄新聲道俗之盛江左未有也世祖好射雉子良諫曰鸞臺亟動天蹕屢巡陵犯風煙驅馳野澤萬乘至重一羽甚微從甚微之懼忽至重之誠頃郊郭以外科禁嚴重匪直芻牧事罷遂乃掩掩殆廢且田月向登桑時告至士女呼嗟易生喧議棄民從欲理未可安曩時巡幸必盡威防領軍景先詹事亦斧堅甲利兵左右屯衛今馳驚外野交待疏闊晨出晚

還頓遺清道此實愚臣最所震迫故敢玩威甫復款關二漢全富猶加曲待如聞使臣損亦怨望前會東宮遂形言色昔宋氏遣使舊列階下劉續衛使始登朝殿今既反命宜賜優禮伏謂中堂雲構實惟峻絕檐陛深嚴事隔京署而別爲一室如或有疑邊帶廣途訛言孔熾毀立之易過於轉圜若依舊制通敵實允觀聽頃市司驛扇租估過刻吹毛求瑕廉察相繼被以小罪責以重備愚謂宜救有司更詳優格臣年方朝賢齒未相及以管窺天猶知失得廊廟之士豈闇是非未聞一人開一說爲陛下憂國家非但面從亦畏威耳臣若不啓陛下於何聞之先是六年左衛殿中將軍邯鄲趙上書諫射雉世祖爲止久之趙竟被誅永明末上將射雉子良諫曰忽聞外議伏承當更射雉臣下情震越心懷憂悚猶謂疑妄事不必然伏度陛下以信心明照所以傾金寶於神靈仁愛廣洽得使禽魚養命於江澤豈惟國慶民權乃以翔翔治樂夫衛生保命人獸不殊重軀愛體彼我無異故禮云聞其聲不食其肉見其生不忍其死且萬乘之尊降同匹夫之樂天殺無辜傷仁害福之本菩薩不殺壽命得長施物安樂自無恐怖不惱衆生身無患苦臣見功德有此果報所以日夜勸勉厲身奉法實願聖躬康御若此每至寢夢脫有異見不覺身心立就焦爛陛下常日捨財脩福臣私心願尚恨其少豈可今日見此事一損福業追悔難臣此啓聞私心實切若是大事不可易改亦願陛下照臣此誠曲垂三思况此嬉遊之間非關當否而動輒傷生實可深愼臣聞子孝奉君忠事主莫不靈祇通感徵祥

證登臣近投仰啓賜希受戒天心洞遠誠未達勝善之途而聖恩遲疑尚未垂履曲降尊極豈可今月復隨此事臣不隱心即實上啓上雖不盡納而深見寵愛又與文惠太子同好釋氏甚相友悌子良敬信尤篤數於邸園營齋戒大集朝臣衆僧至於賦食行水或躬親其事世頗以爲失宰相體勸人爲善未嘗厭倦以此終致盛名尋代王儉領國子祭酒辭不拜八年給三望里九年京邑大水吳興偏劇子良開倉賑救貧病不能立者於第北立廨收養給衣及藥十年領尚書令尋爲使持節都督揚州諸軍事揚州刺史本官如故尋解尚書令加中書監文惠太子薨世祖檢行東宮見太子服御羽儀多過制度上大怒以子良與太子善不啓聞頗加嫌責世祖不豫詔子良甲仗入延昌殿侍醫藥子良啓進沙門於殿戶前誦經世祖爲感夢見優曇鉢華子良按佛經旨使御府以銅爲華插御牀四角日夜在殿內太孫問日入參承世祖暴漸內外惶懼百僚皆已變服物議疑立子良俄頃而蘇問太孫所在因召東宮器甲皆入遺詔使子良輔政高宗知尚書事子良素仁厚不樂世務乃推高宗詔云事無大小悉與驚參懷子良所志也太孫少養於子良妃袁氏甚著慈愛既懼前不得立自此深忌子良大行出太極殿子良居中書省帝使虎賁中郎將潘敞領二百人仗屯太極西階防之成服後諸王皆出子良乞停至山陵不許進位太傅增班劔爲三十人本官如故解侍中隆昌元年加殊禮劔履上殿入朝不趨贊拜不名進督南徐州其年疾篤謂左右曰門外應有異遣人視見淮中魚萬數皆

浮出水上向城門尋薨時年三十五帝常慮子良有異志及薨甚悅詔給東園溫明祕器斂以袞冕之服東府施喪位大鴻臚持節監護太官朝夕送祭又詔曰褒崇明德前王令典追遠尊親朕情所隆故使持節都督揚州諸軍事中書監太傅領司徒揚州刺史竟陵王新除督南徐州體履履正神聖淵邈道冠民宗具瞻允集肇自弱齡孝友光備爰及贊契協升景業燮曜台陞五教克宣敷奏端朝百揆惟穆寄重先顧任均負圖諒以齊暉二南同規往哲方憑保祐未翼雍熙天不憖遺奄焉薨逝哀慕抽割震於厥心今鑑謀襲吉先遠戒期宜崇嘉制式引風烈可追崇假黃鉞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太宰領大將軍揚州牧綠綬綬備九服錫命之禮使持節中書監王如故給九旒鸞輅黃屋左纛輜輶車前後部羽葆鼓吹挽歌二部虎賁班劔百人葬禮依晉安平王孚故事初豫章王疑葬金牛山文惠太子葬夾石子良臨送望祖砌山悲感歎曰北瞻五叔前望吾兄死而有知請葬茲地既薨遂葬焉所著內外文筆數十卷雖無文采多是勸戒建武中故吏范雲上表爲子良立碑事不行子昭胃嗣

按南史本傳子良幼聰敏武帝爲贛縣時與后不諧遣人船送后還都已登路子良時年小在庭前不悅帝謂曰汝何不讀書子良曰嫌今何處何用讀書帝異之即召后還縣爲會稽太守有山陰人孔平詣子良訟嫂市米負錢不還子良歎曰昔高文通與寡嫂訟田義異於此乃賜米錢以償建元二年穆妃薨去官仍爲丹陽尹開私倉賑屬貧人先是太妃

以七月薨于良以八月奉凶問及小祥疑南郡王應相待尚書左僕射王儉議以爲禮有倫序義無徒設如令遠則不待近必相須禮例既乖即心無取若疑兄弟同居吉凶舛雜則遠還之子自應開立別門以終喪事靈筵祭奠隨在家人再葬而毀庶子在家亦不待嫡而况儲妃正體王室中軍長奠之重天朝又行權制道退彌復非疑謂應不相待中軍練縞之日聞喜致哀而已不受弔慰至聞喜變除昆弟亦互相就寫情不對客從之 于良既亡故人皆來奔赴陸惠曉於郢門逢袁家問之曰近者云云定復何謂王融見殺而魏準破膽道路籍籍又云竟陵不永天年有之乎答曰齊氏微弱已數年矣爪牙柱石之臣都盡今之所餘政風流名士耳若不立長君無以鎮安四海王融雖爲身計實安社稷恨其不能斷事以至於此道路之談自爲虛說耳蒼生方塗炭矣政當漚耳聽之

廬陵王子卿

按南齊書本傳廬陵王子卿字雲長世祖第三子也建元元年封臨汝縣公千五百戶兄弟四人同封世祖卽位爲持節都督郢州司州之義陽軍事冠軍將軍郢州刺史永明元年徙都督荆湘益寧梁南北秦七州安西將軍荊州刺史持節如故如典王鑑爲益州子卿解督于卿在鎮營造服飾多違制度上敕之曰吾前後有敕非復一兩過道諸王不得作垂體格服飾汝何意都不憶吾敕邪忽作瑇瑁乘具何意已成不須壞可速送下純銀乘具乃復可爾何以作鐙亦是銀可卽壞之忽用金薄裏箭脚何意亦速壞去

凡諸服章自今不啓吾知復專輒作者後有所聞當復得痛杖又曰汝比在都讀學不就年轉成長吾日冀汝美勿得敕如風過耳使吾失氣五年入爲侍中撫軍將軍未拜仍爲中護軍侍中如故六年遷祕書監領右衛將軍尋遷中軍將軍侍中並如故十年進號車騎將軍俄遷使持節都督南豫司三州軍事驃騎將軍南豫州刺史侍中如故子卿之鎮道中戲部伍爲水軍上聞之大怒殺其典籤遣立都王鉅代之子卿還第至崩不與相見鬱林卽位復爲侍中驃騎將軍隆昌元年轉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置兵佐鄱陽王鐸見害以子卿代爲司徒領兵置佐尋復見殺時年二十七

魚復侯子響

按南齊書本傳魚復侯子響字雲音世祖第四子也豫章王嶷無子養子響後有子表留爲嫡世祖卽位爲輔國將軍南彭城臨淮二郡太守見諸王不致敬子響勇力絕人關弓四斛力數在園池中帖騎馳走竹樹下身無虧傷旣出繼車服吳諸王每入朝輒忿怒拳打車壁世祖知之令車服與皇子同永明三年遷右衛將軍仍出爲使持節都督豫州郢州之西陽汝南三郡軍事冠軍將軍豫州刺史明年進號右將軍進南豫州之歷陽淮南潁川汝陽四郡入爲散騎常侍右衛將軍六年有司奏子響體自聖明出繼宗國大司馬臣嶷昔未有嗣所以因心鞠養陛下弘天倫之愛臣疑深猶子之恩遂乃繼體扶疏世祚垂改

茅蔣菴蔚冢嗣莫移誠欣悼睦之風實虧立嫡之教臣等參議子響立還本乃封巴東郡王遷中護軍常侍如故尋出爲江州刺史常侍如故七年遷使持節都督荆湘雍梁寧南北秦七州軍事鎮軍將軍荊州刺史子響少好武在西豫時自選帶仗左右六十人皆有膽幹至鎮數在內齋殺牛置酒與之聚樂令內人私作錦袍絳襖欲餉蠻交易器仗長史劉寅等連名密啓上敕精檢寅等懼欲祕之子響聞臺使至不見敕召寅及司馬席恭穆諮議參軍江愈殷景聚中兵參軍周彥典籤吳修之王賢宗魏景淵於琴臺下詰問之寅等無言修之曰旣以降敕旨政應方便答塞景淵曰故應先檢校子響大怒執寅等於後堂殺之以啓無江愈名欲釋之而用命者已加戮上聞之怒遣衛尉胡諧之遊擊將軍尹略中書舍人茹法亮領齋仗數百人檢捕羣小敕子響若束首自歸可全其性命諸之等至江津築城燕尾洲遣傳詔石伯兒入城慰勞子響曰我不作賊長史等見負今政當受殺人罪耳乃殺牛具酒饌餉臺軍而諧之等疑畏執錄其吏子響怒遣所養數十人收集府州器仗令二千人從靈溪西渡克明且與臺軍對陣南岸子響自與百餘人袍騎將萬鈞弩三四張宿江堤上明日凶黨與臺軍戰子響於堤上放弩亡命王衝天等蒙楯陵城臺軍大敗尹略死之官軍引退上又遣丹陽尹蕭順之領兵繼至子響部下恐懼各逃散子響乃白服降賜死時年二十二臨死啓上曰劉寅等入齋檢仗具如前啓臣罪旣山海分甘斧鉞奉敕遣胡諧之茹法亮賜重勞其等至竟無宣旨便建旗入津對城

南岸築城守臣累遣書信喚法亮渡乞白服相見其
末不肯羣小懼怖遂致攻戰此臣之罪也臣此月二
十五日束身投軍希還天闕停宅一月臣自取盡可
使齊代無殺子之議臣免逆父之謗既不遂心今便
命盡臨啓哽塞知復何陳有司奏絕子響屬籍削爵
土收付廷尉法獄治罪賜為蚡氏諸所連坐別下考
論贈劉黃侍中席恭穆輔國將軍益州刺史江愈殷
雲聚黃門郎周彥驍騎將軍寅字景蕤高平人也有
文義而學不聞世務席恭穆安定焉氏人關隴豪族
上憐子響死後遊華林園見猿對跳子鳴嘯上留目
久之因鳴咽流涕豫章王崑上表曰臣聞將而必戮
炳自春秋罄于旬人著於經禮猶懷不忍之言尚有
如倫之痛豈不事因法往情以恩留故庶人蚡子響
識懷靡樹見淪不逞肆憤一朝取陷凶德遂使迹鄰
非孝事近無君身膏草野未云塞孽但報矢倒戈歸
罪司戮即理原心亦既迷而知返響骨不收辜魂莫
赦撫事惟往載傷心目昔閑榮伏展愴動增園恩荆
就辟側懷丘墓皆兩臣覺結於明時二主議加於盛
世積代用之為美歷史不以云非伏願一下天矜爰
詔蚡氏使得安兆末郊旋旋餘寵微列華帳之容薄
申封樹之禮豈伊窮骸被德實且天下歸仁臣屬忝
皇枝偏留友睦以臣繼別未安子響言承出命提攜
鞠養俯見成人雖輟嗣蕃條歸體璇萼循執之念不
移傳訓之憐何已敢冒宸嚴布此悲乞上不許由是
貶為魚復侯

按南史本傳子響為都督荊州刺史直閣將軍董蠻
粗有氣力子響要與同行蠻曰殿下癩如雷敢相隨

邪子響笑曰君敢出此語亦復奇癩上聞而不悅曰
人名響復何容得癩藉乃改名為舒舒謂曰今日仲
舒何如昔日仲舒答曰昔日仲舒出自私庭今日仲
舒降自天帝以此言之勝昔遠矣上稱善 諸之等
至江津築城燕尾洲子響白服登城頻遣信與相聞
曰天下豈有兒反身不作賊直是蠱疎今便單舸還
關何築城見捉邪尹略獨答曰誰將汝反父人共誅
子響聞之唯灑泣又送牛數十頭酒二百石果饌三
十輿略棄之江流子響膽力之士王衡天不勝忿乃
率黨渡洲攻壘斬略而詣之法亮單艇奔逸上又遣
丹陽尹蕭順之領兵繼之子響即日將白衣左右三
十人乘舴舺下都初順之將發文惠太子素忌子響
密遣不許還令便為之所子響及見順之欲自申明
順之不許於射堂縊之子響密作啓數紙藏妃王氏
裙腰中具自申明云輕舫還闕不得此苦之深惟願
矜憐無使竹帛齊有反父之子父有害子之名及順
之還上心甚怪恨百日於華林為子響作齋上自行
香對諸朝士嘯聲及見順之鳴咽移時左右莫不掩
涕他日出景陽山見一援透擲悲鳴問後堂丞此援
何意答曰援子前日墮崖致死其母求之不見故爾
上因憶子響歎歎良久不自勝順之慙懼感病遂以
憂卒

安陸王子敬

按南齊書本傳安陸王子敬字雲端世祖第五子也
初封應城縣公未明二年出為持節監南兗兗徐青
冀五州北中郎將南兗州刺史四年進號右將軍明
年徙都督荆湘梁雍南北秦六州軍事平西將軍荆

州刺史持節如故尋進號安西將軍七年徵侍中護
軍將軍十年轉散騎常侍撫軍將軍丹陽尹十一年
進軍騎將軍尋給鼓吹一部隆昌元年遷使持節都
督南兗兗徐青冀五州征北大將軍南兗州刺史延
興元年加侍中高宗除諸蕃王遣護中軍王元邁征
九江王廣之襲殺子敬時年二十三

晉安王子懋

按南齊書本傳晉安王子懋字雲昌世祖第七子也
初封江陵公未明三年為持節都督南豫豫司三州
南中郎將南豫州刺史魚復侯子響為豫州子懋解
督四年進號征虜將軍南豫新置力役寡少加子懋
領宣城太守明年為監南兗兗徐青冀五州軍事後
將軍南兗州刺史持節如故六年徙監湘州平南將
軍湘州刺史明年加持節都督八年進號鎮南將軍
撰春秋例苑三十卷奏之世祖嘉之敕付祔閣九年
親府州事十年入為侍中領右衛將軍十一年遷散
騎常侍中書監未拜仍為使持節都督雍梁南北秦
四州郢州之竟陵司州之隨郡軍事征北將軍雍州
刺史給鼓吹一部豫章王喪服未畢上以邊州須威
望許得奏之鬱林即位即本號為大將軍子懋見幼
主新立密懷自全之計令作部造器仗陳顯達時為

征虜屯襄陽欲脅取以爲將帥顯達密啓高宗徵顯達還隆昌元年遷子懋爲都督江州刺史留西楚部曲助鎮襄陽單將白直俠毅自隨顯達入別子懋謂曰朝廷令身單身而反身是天王豈可過爾輕率今猶欲將二三千人自隨公意何如顯達曰殿下若不留部曲便是大違敕旨其事不輕且此間人亦難可收用子懋默然顯達因辭出便發去子懋計未立還鎮尋陽延興元年加侍中開都陽隨郡二王見殺欲起兵赴難母阮在都遣書欲密迎上阮報其兄于瑤之爲計瑤之馳告高宗於是纂嚴遣平西將軍王廣之南北討使軍主裴叔業與瑤之先襲尋陽聲云爲郢州行司馬子懋知之遣三百人守盆城叔業汧流直上至夜回下襲盆城城局參軍樂貴開門納之子懋率府州兵力先已具船於稽亭渚聞叔業得盆城乃據州自衛子懋部曲多雍土人皆踴躍願奮叔業畏之遣于瑤之說子懋曰今還都必無過憂政當作散官不失富貴也子懋既不出兵攻叔業衆情稍沮中兵參軍于琳之瑤之兄也說子懋重賂叔業子懋使琳之往琳之因說叔業請取子懋叔業遣軍主徐元慶將四百人隨琳之入州城僚佐皆奔散琳之從二百人拔刃入齋子懋罵曰小人何忍行此事琳之以袖韞面使人害之時年二十三初子懋鎮雍世祖敕以邊略曰吾比連得諸處啓所說不異虜必無敢送死理然爲其備不可輕懈今秋犬羊輩越逸者其亡滅之徵吾今亦密行纂集須有分明指的便當有大處分今昔敕鎮守並部偶民丁有事即使應接連已救更遣想行有至者汝共諸人量寬可使人數往

南陽舞陰諸要處參規糧食最爲根本更不受人仗常行視驛亭馬不可有廢闕并約語諸州當其界皆爾不如法即問事又曰吾敕荆郢二鎮各作五千人陣本擬應接彼耳賊若送死者更即呼取之已敕子真魚繼宗設公愍至鎮可以公愍爲城主三千人配之便足汝可好以階級在意勿得人求或超五三階級文章詩筆乃是佳事然世務彌爲根本可常憶之汝所啓仗此悉是吾左右御仗也云何得用之品格不可乖吾自當優量寬送先是啓求所好書上又曰知汝常以書讀在心足爲深欣也賜子懋杜預手所定左傳及古今善言

自勝子懋子昭基九歲以方二寸絹爲書參其消息并遺錢五百以金假人崎嶇得至僧慧觀書對錢曰此郎君書也悲慟而卒陸超之吳人以清靜雅爲子懋所知子懋既敗于琳之勸其逃亡答曰人皆有死此不足懼吾若逃亡非唯孤晉安之眷亦恐田橫客笑人元邈等以其義欲因將還都而超之亦端坐待命超之門生姓周者謂殺超之當得賞乃伺超之坐自後斬之頭墜而身不僵元邈嘉其節後爲殯斂周又助舉棺未出戶棺壁壓其頭折即死聞之者莫不以爲有天道焉

隨郡王子隆

按南史本傳諸子中子懋最爲清恬有意思康讓好學年七歲時母阮淑媛嘗病危篤請僧行道有獻蓮華供佛者以銅甕盛水漬其莖欲華不萎子懋流涕禮佛曰若使阿娘因此和勝願諸佛令華竟齋不萎七日齋畢華更鮮紅視甕中稍有根鬚當世稱其孝感于琳之入城僚佐皆奔散唯參軍周英及外兵參軍王皎更移入城內子懋聞之歎曰不意吾府有義士二人琳之從二百人仗自入齋子懋笑謂之曰不意渭陽翻成舅殺之袖障面使人害之故人懼罪無敢至者唯英皎重僧慧號哭盡哀爲喪殯董僧慧丹陽姑熟人出自寒微而慷慨有節義好讀書甚曉果能反手於背彎五斛弓當世莫有能者元邈知其豫子懋之謀執之僧慧曰晉安舉義兵僕實豫議古人云非死之難得死之難僕得爲主人死不恨矣願至主人大斂畢退就湯餞雖死猶生元邈義而許之還具白明帝乃配東冶言及九江時事輒悲不

按南齊書本傳隨郡王子隆字雲興世祖第八子也有文才初封枝江公永明三年爲輔國將軍南琅邪彭城二郡太守明年遷江州刺史未拜唐寓之賊平遷爲持節督會稽東陽新安臨海永嘉五郡東中郎將會稽太守遷長兼中書令子隆娶尚書令王儉女爲妃上以子隆能屬文謂儉曰我家東阿也儉曰東阿重出實爲皇家蕃屏未及拜仍遷中護軍轉侍中左衛將軍八年代魚復侯子響爲使持節都督荆雍梁寧南北秦六州鎮西將軍荊州刺史給鼓吹一部其年始興王鑑罷益州進號督益州九年親府州事十一年晉安王子懋爲雍州子隆復解督鬱林立進號征西將軍隆昌元年爲侍中撫軍將軍領兵置佐延興元年轉中軍大將軍侍中如故子隆年二十一而體過充壯常服蘆茹丸以自銷損高宗輔政謀害諸王世祖諸子中子隆最以才貌見憚故與鄱陽王鏘同夜先見殺文集行於世

建安王子眞

按南齊書本傳建安王子眞字雲仙世祖第九子也
未明四年爲輔國將軍南琅邪彭城二郡太守遷持
節督南豫司二州軍事冠軍將軍南豫州刺史領宣
城太守進號南中郎將六年以府州稍實表解領郡
七年進號右將軍遷丹陽尹將軍如故轉左衛將軍
七年遷中護軍仍出爲持節都督郢司二州軍事平
西將軍郢州刺史鬱林立進號安西將軍隆昌元年
爲散騎常侍護軍將軍延興元年轉鎮軍將軍領兵
置佐常侍如故其年見殺年十九

西陽王子明

按南齊書本傳西陽王子明字雲光世祖第十子也
未明元年封武昌王三年失國璽改封西陽六年爲
持節都督南兗兗徐青冀五州軍事冠軍將軍南兗
州刺史八年進號征虜將軍十年進左將軍仍爲督
會稽東陽臨海永嘉新安五郡軍事會稽太守將軍
如故子明風姿明淨士女觀者咸嗟嘆之鬱林初進
號平東將軍隆昌元年爲右將軍中書令延興元年
遷侍中領驍騎將軍右軍如故建武元年轉撫軍將
軍領兵置佐二年誅蕭詵誣子明及弟子子眞與
謀同謀見害年十七

南海王子罕

按南齊書本傳南海王子罕字雲華世祖第十一子
也末明六年爲北中郎將南琅邪彭城二郡太守上
初以白下地帶江山徙琅邪郡自金城治之子罕始
鎮此城十年爲持節都督南兗兗徐青冀五州軍事
征虜將軍南兗州刺史鬱林即位進號後將軍隆昌

元年遷散騎常侍右衛將軍建武元年轉護軍將軍
二年見殺年十七

巴陵王子倫

按南齊書本傳巴陵王子倫字雲宗世祖第十三子
也永明七年爲持節都督南豫司二州軍事南中郎
將軍南豫州刺史十年遷北中郎將軍南琅邪彭城刺史
二郡太守鬱林即位以南彭城祿力優厚奪子倫與
中書舍人綦母珍之更以南蘭陵代之隆昌元年遷
散騎常侍左將軍延興元年遣中書舍人茹法亮殺
子倫子倫正衣冠出受詔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
之將死其言也善先朝昔滅劉氏今日之事理數固
然若是身家舊人今衛此使當由事不獲已法亮不
敢答而退年十六

按南史本傳明帝遣中書舍人茹法亮殺子倫子倫
時鎮琅邪城有守兵子倫英果明帝恐不即罪以問
典籤華伯茂伯茂曰公若遣兵取之恐不可辦若
委伯茂一小吏力耳既而伯茂手自執鳩逼之左右
莫敢動者子倫正衣冠出受詔謂法亮曰積不善之
家必有余殃昔高皇帝殘滅劉氏今日之事理數固
然舉酒謂亮曰君是身家舊人今衛此命當由事不
獲已此酒差非勸酬之爵因仰之而死時年十六法
亮及左右皆流涕先是高帝武帝爲諸王置典籤帥
一方之事悉以委之每至觀接輒留心顧問刺史行
事之美惡係於典籤之口莫不折節推奉恆慮弗及
於是威行州部權重蕃君武陵王暉爲江州性烈直
不可忤典籤趙渥之曰今出郡易刺史及見武帝相
誣購遂免還海南王子罕成琅邪欲暫游東堂典籤

姜秀不許而止還泣謂母曰兒欲移五步亦不得與
因何異秀後輒取子罕履繼飲器等供其兒昏武帝
知之鞭二百繫尚方然而擅命不改邵陵王子貞嘗
求熊白廚人答典籤不在不敢與西陽王子明欲送
書參侍讀鮑照病典籤吳修之不許曰應諮行事乃
止言行舉動不得自專徵衣求食必須諮訪永明中
巴東王子響殺行事劉寅等武帝聞之謂羣臣曰子
響遂反戴僧靜大言曰諸王都自應反豈惟巴東武
帝問其故答曰天王無罪而一時被囚取一挺藕一
杯漿皆諸籤帥不在則竟日忍渴諸州惟聞有籤帥
不聞有刺史竟陵王子良嘗問衆曰士大夫何意詣
籤帥參軍范雲答曰詣長史以下皆無益詣籤帥使
便有倍本之價不詣謂何子良有愧色及明帝誅異
己者諸王見害悉典籤所殺竟無一人相抗孔珪聞
之流涕曰若不立籤帥故當不至於此

邵陵王子貞

按南齊書本傳邵陵王子貞字雲松世祖第十四子
也末明十年爲東中郎將吳郡太守鬱林即位進號
征虜將軍還爲後將軍建武二年見誅年十五

臨賀王子岳

按南齊書本傳臨賀王子岳字雲嶠世祖第十六子
也末明七年封高宗世祖諸子唯子岳及弟六人
在後世呼爲七王朔望入朝上還後宮輒嘆息曰我
及司徒諸兒子皆不長高武子孫日長大永泰元年
上疾甚絕而復蘇於是誅子岳等延興建武中凡三
誅諸王每一行事高宗輒先燒香火鳴咽涕泣衆以
此輒知其夜當相殺戮也子岳死時年十四

西陽王子文

按南齊書本傳西陽王子文字雲儒世祖第十七子也永明七年封蜀郡王建武中改封西陽王永泰元年見殺年十四

衡陽王子峻

按南齊書本傳衡陽王子峻字雲嵩世祖第十八子也永明七年封廣漢郡王建武中改封永泰元年見殺年十四

南康王子琳

按南齊書本傳南康王子琳字雲璋世祖第十九子也母荀氏有盛寵子琳鍾愛永明七年封宣城王明

四

按南史本傳子琳母荀昭華盛寵後宮才人位登采女者依例舊賜玉鳳凰荀時始為采女得玉鳳凰投地曰我不能例受此武帝乃拜為昭華子琳以母寵故最見愛太尉王儉因請昏武帝悅而許之羣臣奉寶物名好盡直數百金武帝為之報答亦如此及應封而好郡已盡乃以宣城封之既而以宣城屬揚州不欲為王國改封南康公稽養為巴東公以南康為國封子琳

湘東王子建

按南齊書本傳湘東王子建字雲立世祖第二十二子也母謝氏無寵世祖度為尼高宗即位使還母子建永泰元年見殺年十三

南郡王子夏

按南齊書本傳南郡王子夏字雲廣世祖第二十三

子也上春秋高子夏最幼寵愛過諸子初世祖夢金翅鳥下殿庭搏食小龍無數乃飛上天永泰元年子夏誅年七歲

永新侯子康

按南齊書豫章文獻王傳子康字景謫初疑養魚復侯子響為世子子康封永新侯千戶子響還本子康為世子除寧朔將軍淮陵太守太子中書舍人前軍將軍善撫諸弟十一年卒贈侍中諡哀世子子元琳嗣今上受禪詔曰褒隆往代義炳彝則朕當此樂推思弘前典豫章王元琳故巴陵王昭秀胄子同齊氏宗國高武嫡嗣宜祚并邑以傳世祀降新淦縣侯五百戶

南康侯子恪

按南史齊豫章文獻王傳文獻王凝子子恪字景沖永明中以王子封南康縣侯年十二和從兄司徒竟陵王子良高松賦衛軍王儉見而奇之建武中為吳郡太守及大司馬王敬則於會稽反奉子恪為名而子恪奔走未知所在始安王遙光勸上併誅高武諸子孫於是並勅竟陵王昭胄等六十餘人入末福省令太醫煮椒二斛并命辦數十具棺材謂舍人沈微孚曰椒熟則一時賜死期三更當殺之會上暫臥主書單景儁啓依旨斃之微孚堅執曰事須更審爾夕三更子恪徒跣奔至建陽門上聞驚覺曰故當未賜諸侯命邪微孚以答上撫牀曰遙光幾誤人事及見子恪顧問流涕諸侯悉賜供饌以子恪為太子中庶子東昏即位為侍中中興二年為相國諮議參軍梁天監元年降爵為子司徒左長史子恪與弟子範

等嘗因事入謝梁武帝在文德殿引見謂曰夫天下之寶本是公器苟無期運雖有項籍之力終亦敗亡朱孝武為性情忌兄弟粗有令名者無不因事鳩毒所遺唯景和至朝臣之中疑有天命而致害者枉濫相繼于時雖疑卿祖無如之何如宋明帝本為庸常被免豈疑得全又復我於時已年二歲彼豈知我應有今日當知有天命者非人所害害亦不能得我初平建康城朝廷內外皆勸我云時代革異物心須一宜行處分我於時依此而行誰謂不可政言江左以來代謝必相誅戮此是傷於和氣國祚例不靈長此是一義二者齊梁雖曰革代義異往時我與卿兄弟宗屬未遠卿勿言兄弟是親人家兄弟自有周旋者不周旋者况五服之屬邪齊業之初亦是甘苦共嘗腹心在我卿兄弟年少理當不悉我與卿兄弟便是情同一體豈當都不念此作行路事此是二義且建武屠滅卿門我起義兵非惟自雪門恥亦是為卿兄弟報仇卿若能在建武永元之時撥亂反正我雖起樊鄧豈得不釋戈推奉我今為卿報仇且時代革異望卿兄弟盡節報我耳且我自藉喪亂代明帝家天下不取卿家天下昔劉子與自稱成帝子光武言假使成帝更生天下亦不復可得况子與乎梁初人勸我相誅滅者我答之猶如向言若苟有天命非我所殺若其無運何忽行此政是示無度量曹志親是魏武帝孫入事晉武為晉室忠臣此即卿事何卿是宗室情義異他方坦然相期小待自當知我心又文獻王時內齋直帳閣人趙叔祖天監初入臺為齋神在壽光省武帝呼問曰汝比見北第諸郎不若見

我此意今日雖是華代情同一家但今盤石未立所以未得用諸郎非唯在我未宜我亦是欲使諸郎得安耳但閉門高枕後自當見我心叔祖即出宣敕意子恪普通三年累遷都官尚書四年轉吏部大暉二年出爲吳郡太守卒官諡曰恭子子恪兄弟十六人並入梁有文學者子恪子質子顯子雲子暉子恪常謂所親曰史文之事諸弟備之矣不煩吾復率但退食自公無過足矣子恪亦涉學頗屬文隨棄其本故不傳文集

泉陵侯子操

按南史齊豫章文獻王傳文獻王疑子子操封泉陵侯王侯出身官無定準素姓三公長子一人爲員外郎建武中子操解褐爲給事中自此齊末皆以爲例永泰元年兄南康侯子恪爲吳郡太守避王敬則難歸以子操爲吳郡太守永元中爲黃門郎

祁陽侯子範

按南史齊豫章文獻王傳文獻王疑子子範字景則齊永明中封祁陽縣侯拜太子洗馬天監初降爵爲子位司徒主簿丁所生母憂去職子範有孝性居喪以毀聞服闋累遷大司馬南平王從事中郎王愛文學士子範偏被恩遇常曰此宗室奇才也使製千字文其辭甚美王命記室蔡蓮注釋之自是府中文筆皆使其草後爲臨賀王正德長史正德遷丹陽尹復爲正德信威長史領尹丞歷官十餘年不出蕃府而諸弟並登顯烈意不能平及是爲到府賤曰上蕃首僚於茲再忝河南離伏自此重叨老少異時盛衰殊日雖佩恩寵還羞年鬢子範少與弟子顯子雲才名

略相比而風采容止不逮故宦途有優劣每讀漢書杜緩傳云六弟五人至大官唯中弟欽官不至最知名常吟諷之以况己也後爲祕書監簡文即位召爲光祿大夫加金章紫綬以逼賊不拜其年葬簡皇后使製哀策文理哀切帝謂武林侯蕭諮曰此役莊陵萬事繁落唯哀冊尚有典刑救賚米千石子範無居宅尋卒於招提寺僧房賊平元帝追贈金紫光祿大夫諡曰文前後文集三十卷子範弟範少有文章簡文在東官時嘗與邵陵王數諸蕭文士傍確並預焉傍位中軍宣城王記室先子範卒確位司徒右長史魏平江陵入長安傍弟乾字思惕容止雅正性恬簡善隸書得叔父子雲之法九歲補國子周易生祭酒袁昂深敬重之仕梁爲宣城王諮議參軍陳武帝鎮南徐州引爲司空從事中郎及受命未定元年除給事黃門侍郎時熊曇明在豫章周迪在臨川雷異在東陽陳寶應在建安共相結連閩中豪帥立誓自保武帝患之令乾往諭以逆順謂曰昔陸賈南征趙佗歸順隨何奉使黥布來臣追想清風髣髴在目卿宜勉建功名不煩更勞師旅乾至示以逆順所在款附其年就除建安太守天嘉二年雷異反陳寶應助之又資周迪兵糧出寇臨川因逼建安乾單使臨郡不能守乃棄郡以避寶應時閩中宰守並受寶應署置乾獨不屈徙居郊野及寶應平都督章昭達以聞文帝甚嘉之超授五兵尚書平諡靜子

寧都侯子顯

按南史齊豫章文獻王傳文獻王疑子子顯字景陽子範弟也幼聰慧疑偏受之七歲封寧都縣侯梁天

監初降爲子位太尉錄事參軍子顯身長八尺狀貌甚雅好學工屬文嘗著鴻序賦尚書令沈約見而稱曰可謂明道之高致蓋幽通之流也又採衆家後漢考正同異爲一家之書又啓撰齊史書成表奏詔付祕閣累遷邵陵王友後除黃門郎中大通二年遷長兼侍中梁武帝雅愛子顯才又嘉其容止吐納每御筵侍坐偏顧訪焉嘗從容謂曰我造通史此書若成衆史可廢子顯對曰仲尼讀易道黜八索述職方除九丘聖製符同復在茲日時以爲名對三年以本官領國子博士武帝製孝經義未列學官子顯在職表置助教一人生十人又啓撰武帝集并普通北伐記還國子祭酒加侍中於學遞進武帝五經義遷吏部尚書侍中如故子顯風神灑落雍容閑雅簡通賓客不畏鬼神性愛山水爲伐社文以見其志飲酒數斗頗負才氣及掌選見九流賓客不與交言但舉扇一搗而已衣冠竊恨然簡文素重其爲人在東官時每引與促宴子顯嘗起更衣簡文謂坐客曰常聞異人問出今日始見知是蕭尚書其見重如此出爲吳興太守卒時年四十九詔贈侍中中書令及請諡手敕曰恃才傲物宜諡曰驕子顯嘗爲自序其略云余爲邵陵王友忝還京師遠思前比卽楚之唐宋梁之嚴鄒追尋平生頗好辭藻雖在名無成求心已足若乃登高目極臨水送歸風動春朝月明秋夜早鴈初鸚開花落葉有來斯應每不能已也且前代賈傅雅馬邯鄲繆路之徒並以文章顯所以屢上歌頌自比古人天監六年始預九日朝宴稱人廣坐獨受旨云今雲物甚美卿將不斐然賦詩詩既成又降旨曰可謂

才子余退謂人曰一顧之恩非望而至遂方賈誼何如哉未易當也每有製作特慕思功須其自來不以力構少來所爲詩賦則鴻序一作體兼衆製文備多方頗爲好事所傳故虛聲易遠子顯所著後漢書一百卷齊書六十卷普通北伐記五卷貴儉傳三卷文集二十卷子序愷並少知名序太清中位中庶子卒愷太子家令愷才學譽望時論以方其父簡文在東宮早引接之時中庶子謝朓出守建安於宣猷堂餞飲並召時才賦詩同用十五劇韻愷詩先就其詞又美簡文與湘東王令曰王筠本自舊守後進有蕭愷可稱信爲才子先是太學博士顧野王奉令撰玉篇簡文嫌其書詳略未當以愷博學於文字尤善使更與學士刪改太清中卒於侍中子顯弟子雲

新浦侯子雲

按南史齊豫章文獻王傳文獻王疑子子雲字景喬年十二齊建武四年封新浦縣侯自製拜章便有文采梁天監初降爵爲子及長勤學有文藻弱冠撰晉書至年二十六書成百餘卷奏之詔付祕閣子雲性沈靜不樂仕進丰神閑曠任性不羣夏月對賓客恆自裸袒而兄弟不睦乃至吉凶不相弔問時論以此少之年三十方起家爲祕書郎遷太子舍人撰東官新記奏之敕賜束帛累遷丹陽郡丞湘東王繹爲丹陽尹深相賞好如布衣之交中大通三年爲臨川內史在郡以和理稱人吏悅之還除散騎常侍歷侍中國子祭酒梁初郊廟未革性怪樂辭皆沈約撰至是承用于雲啓宜改之敕答曰此是主者守株互急改也仍使子雲撰定敕曰郊廟歌辭應須典諳大語

不得雜用子史文章淺言而沈約所撰亦多舛謬子雲作成敕並施用子雲善草隸爲時楷法自云善效鍾元常王逸少而微變字體嘗答敕云臣昔不能拔賞隨時所貴規摹子敬多歷年所年二十六著晉史至三王列傳欲作論草隸法言不盡意遂不能成略指論飛白一事而已十許年始見敕旨論書一卷商略筆狀洞徹字體始變子敬全範元常逮爾以來自覺功進其書迹雅爲武帝所重帝嘗論書曰筆力勁駿心手相應巧逾杜度美過崔寔當與元常並驅爭先其見賞如此出爲東陽太守百濟國使人至建鄴求書逢子雲爲郡維舟將發使人於渚次候之望船三十許步行拜行前子雲遣問之答曰侍中尺牘之美遠流海外今日所求唯在名迹子雲乃爲停船三日書三十紙與之獲金貨數百萬性吝自外答餉不書好紙好事者重加賂遺以要酬答太清元年復爲侍中國子祭酒二年侯景寇逼子雲逃民間三年宮城失守奔晉陵餒卒於顯雲寺僧房年六十三所著晉書一百一十卷東官新記二十卷子特字世達早知名亦善草隸時人比之衛恆衛瓘武帝嘗使特書及奏帝曰子敬之迹不及逸少蕭特之書遂逼於父位太子舍人海鹽令坐事免先子雲卒遺啓簡文求爲墓誌銘帝爲製銘焉子雲弟子暉字景光少涉學亦有文才性恬靜寡嗜慾嘗預重雲殿聽制講三慧經退爲講賦奏之甚見賞卒於驃騎長史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明倫彙編官常典

第七十二卷目錄

宗藩部列傳十六

南齊三

巴陵隱王寶義

廬陵王寶源

邵陵王寶攸

桂陽王寶貞

始安王遙光

豐城憲王遙昌

桂陽王昭祭

江夏王寶元

邵陽王寶寅

晉熙王寶嵩

南豐侯穎胄

曲江公遙欣

巴陵王昭秀

巴陵王昭胄

官常典第七十二卷

宗藩部列傳十六

南齊三

巴陵隱王寶義

按南齊書明七王傳明帝十一男敬皇后生東昏侯

寶卷江夏王寶元鄱陽王寶寅和帝殷貴嬪生巴陵

隱王寶義晉熙王寶嵩袁貴妃生廬陵王寶源管淑

妃生邵陵王寶攸許淑媛生桂陽王寶貞餘早夭

按本傳巴陵隱王寶義字智勇明帝長子也本名明

基建武元年為持節都督揚南徐州軍事前將軍揚州刺史封晉安郡王三千戶寶義少有廢疾不堪出入間故止加除授仍以始安王遙光代之轉寶義為右將軍領兵置佐鎮石頭二年出為使持節都督南徐州軍事鎮北將軍南徐州刺史東昏即位進征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給仗末元元年給班劍二十人始安王遙光誅為都督揚南徐二州軍事驃騎大將軍揚州刺史持節如故東府被兵火屋宇燒殘帝方營宮殿不暇修葺寶義鎮西州三年進位司徒和帝西臺建以為侍中司空使持節都督刺史如故梁王定京邑宣德太后令以寶義為太尉領司徒詔云不言之化形於自遠時人皆云此寶錄也梁受禪封謝沐縣公尋封巴陵郡王奉齊後天監中薨

江夏王寶元

按南齊書本傳寶元字智深明帝第三子也建武元年為征虜將軍領石頭戍事封江夏郡王仍出為持節都督郢司二州軍事西中郎將郢州刺史末泰元年還為前將軍領石頭戍事未拜東昏即位進號鎮軍將軍末元元年又進軍騎將軍代晉安王寶義為使持節都督南徐兗二州軍事南徐兗二州刺史將軍如故寶元娶尚書令徐孝嗣女為妃孝嗣被誅離絕少帝送少姬二人與之寶元恨望密有異計明年崔慧景舉兵還至廣陵遣使奉寶元為主寶元斬其使因是發將吏防城帝遣馬軍主戚平外監黃林夫助鎮京口慧景將渡江寶元密與相應殺司馬孔裕典籤呂承緒及平林夫開門納慧景使長史沈伏之諮議柳橙分部軍眾來八剗與手執絳麾隨慧景

至京師住東城百姓多往投集慧景敗收得朝野投寶元及慧景軍名帝令燒之曰江夏尚爾豈復可罪餘人寶元逃奔數日乃出帝召入後堂以步鄣裹之令羣小數十人鳴鼓角馳繞其外遣人謂寶元曰汝近圍我亦如此少日乃殺之

廬陵王寶源

按南齊書本傳寶源字智淵明帝第五子也建武元年為北中郎將鎮琅邪城封廬陵郡王遷右將軍領石頭戍事仍出為使持節都督南兗兗徐青冀五州軍事後將軍南兗州刺史王敬則伏誅徙寶源為都督會稽東陽臨海永嘉新安五郡軍事會稽太守將軍如故末元元年進號安東將軍和帝即位以為侍中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都督太守如故未拜中興二年薨

鄱陽王寶寅

按南齊書本傳寶寅字智亮明帝第六子也建武初封建安郡王二年為北中郎將鎮琅邪城明年出為持節都督江州軍事南中郎將江州刺史東昏即位為使持節都督郢司二州軍事征虜將軍郢州刺史尋進號前將軍末元二年徵為撫軍領石頭戍事未拜三年為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鎮石頭其秋雍州刺史張欣泰等謀起事於新亭殺臺內諸主帥難作之日前南譙太守王靈秀奔往石頭率城內將吏見力去車脚載寶寅向臺城百姓數千人皆空手隨後京邑騷亂寶寅至杜姥宅日已欲暗城門閉城上人射之眾棄寶寅逃走寶寅逃亡三日戎服詣草市尉尉馳以啓帝帝迎寶寅入宮問之寶寅涕泣稱爾

日不知何人逼使上車仍將去制不自由帝笑乃復爵位和帝立西臺以寶寅爲使持節都督南徐兗二州軍事衛將軍南徐州刺史少帝以爲使持節都督荆益寧雍梁北南秦七州軍事荊州刺史將軍如故宣德太后臨朝梁王爲建安公改封寶寅爲鄱陽王中興二年謀反奔魏

按魏書蕭寶寅傳蕭寶寅字智亮蕭鸞第六子寶卷母弟也鸞之竊位封寶寅建安王寶卷立以爲車騎將軍開府領石頭戍軍事寶卷愾其直後劉靈運等謀奉寶寅密遣報寶寅寶寅許之遂迎寶寅率石頭文武向其臺城稱警蹕百姓隨從者數百人會日暮城門閉乃燒三尚及建業城城上射殺數人衆乃奔散寶寅棄車步走部尉執送之自列爲人所逼寶卷亦不罪責也寶卷弟寶融僭立以寶寅爲衛將軍南徐州刺史改封鄱陽王蕭衍既克建業殺其兄弟將害寶寅以兵守之未至嚴急其家閹人顏文志與左右麻拱黃神密計穿牆夜出寶寅具小船於江岸脫本衣服著烏布襦腰繫千許錢潛赴江畔躡躡徒步脚無全皮防守者至明追之寶寅假爲釣者隨流上下十餘里追者不疑待散乃度西岸遂委命投華文榮文榮與其從子天龍惠連等三人棄家將寶寅遁匿山澗寶寅乘之晝伏宵行景明二年至壽春之東城戍戍主杜元倫推檢知寶蕭氏子也以禮延待馳告揚州刺史任城王澄澄以車馬侍衛迎之時年十六徒步憔悴見者以爲掠賣生日也澄待以客禮乃請喪居斬衰之服澄遣人曉示情禮以喪兄之制給其齊衰寶寅從命澄率官寮赴弔寶寅居處有禮

不飲酒食肉輟笑簡言一同極哀之節壽春多其故義皆受慰唱唯不見夏侯一族以夏侯同蕭衍故也改日造澄澄深器重之景明三年閏四月詔曰蕭寶寅深識機運歸誠有道冒嶮腹投命絳闕微子陳韓亦曷以過也可遣羽林監領主書劉桃符詣彼迎接其資生所須之物及衣冠車馬在京邸館付尚書悉令預備及至京師世宗禮之甚重伏訴闕下請兵南伐雖遇暴風大雨終不暫移是年冬蕭衍江州刺史陳伯之與其長史褚霄等自壽春歸降請軍立効世宗以寶寅誠懇及伯之所陳時不可失四年二月乃引八座門下入議部分之方四月除使持節都督東揚南徐兗三州諸軍事鎮東將軍揚州刺史丹陽郡開國公齊王配兵一萬令且據東城待秋冬大舉寶寅明當拜命其夜慟哭至晨備禮策授賜車馬什物給虎賁五百人事從豐厚猶不及劉昶之優隆也又任其募天下壯勇得數千人以文智等三人爲積弩將軍文榮等二人爲疆弩將軍並爲軍主寶寅雖少羈流而志性雅重過基猶絕酒肉慘色蔬食粗衣未嘗嬉笑及被命當南伐貴要多相憑託門庭賓客若市書記相尋寶寅接對報復不失其理正始元年三月寶寅行達汝陰東城已陷遂停壽春之栖賢寺值賊將姜慶真內使士民響附圍逼壽春遂據外郭寶寅躬貫甲冑率下擊之自四更交戰至明日申時賊旅彌盛寶寅以衆寡無援退入金城又出相國東門率衆力戰始破走之當寶寅壽春之戰勇冠諸軍聞見者莫不壯之七月還京師改封梁郡開國公食邑八百戶及中山王英南伐寶寅又表求征乃

爲使持節鎮東將軍別將以繼英配羽林虎賁五百人與英頻破衍軍乘勝遂攻鍾離淮水汎溢寶寅與英狼狽引退士卒死沒者十四五有司奏寶寅守東橋不固軍敗由之慮以極法詔曰寶寅因難投誠宜加矜貸可恕死免官削爵還第尋尚南陽長公主賜帛一千匹并給禮具公主有婦德事寶寅盡肅雍之禮雖好合積年而敬事不替寶寅每入室公主必立以待之相遇如賓自非太妃疾篤未曾歸休寶寅器性溫順自處以禮奉敬公主內外謐穆清河王懌親而重之未平四年盧昶克蕭衍胸山戍以琅邪戍主傳文驥守之衍遣師攻文驥盧昶督衆軍救之詔寶寅爲使持節假安南將軍別將長驅往赴受盧昶節度賜帛三百匹世宗於東堂餞之詔曰蕭衍送死連兵再離寒暑卿忠規內挺孝誠外亮必欲鞭尸吳墓戮衍江陰故授卿以總統之任仗卿以克捷之規宜其勉歟寶寅對曰雖未復枕戈俟日雖無申包之志敢忘伍胥之心今仰仗神謀俯厲將帥誓必拉彼姦勅以清王略聖澤下臨不勝悲荷因泣涕橫流哽咽良久於後盧昶軍敗唯寶寅全師而歸延昌初除安東將軍瀋州刺史復其齊王四年遷撫軍將軍冀州刺史及大乘賊起寶寅遣軍討之類爲賊破臺軍至乃滅之靈太后臨朝還京師蕭衍遣其將康絢於浮山堰淮以灌揚徐除寶寅使持節都督東討諸軍事鎮東將軍以討之尋復封梁郡開國公寄食濟州之濮陽熙平初賊堰既成淮水溢溢將爲揚徐之患寶寅於堰上流更鑿新渠引注淮澤水乃小減乃遣輕軍將軍劉智文虎威將軍劉延宗率壯士千餘夜

渡淮燒其竹木營聚破賊三壘殺獲數千人斬其直
閣將軍王升明而還火數日不滅行將垣孟孫張僧
副等水軍三千渡淮北攻統軍呂巨寶寶遣府司馬
元達統軍魏續年等赴擊破之孟孫等奔退乃授左
光祿大夫殿中尚書寶實又遣軍主周恭叔率壯士
數百夜渡淮南焚賊徐州刺史張豹子等十一營賊
衆驚擾自殺害者甚衆寶實還京師又除使持節散
騎常侍都督荆襄東洛三州諸軍事衛將軍荊州刺
史不行復爲殿中尚書寶實之在淮堰蕭衍手書與
寶實曰謝齊建安王寶實亡兄長沙宣武王昔投漢
中值北寇華陽地絕一隅內無素畜外絕繼援守危
疏勒計踰田單卒能全土破敵以弱爲強使至之日
君臣動色左右相賀齊明帝每念此功未嘗不輟著
咨嗟及至張末崔慧景事大將覆軍於外小將懷貳
於內事危累卵勢過綴旒亡兄忠勇奮發旋師大輓
重圍累日一鼓魚潰克定慧景功踰桓文亡弟衛尉
兄弟勳力盡心內外大勳不報翻羅茶醕百口幽執
禍害相尋朕於齊明帝外有龜敵之力內盡帷幄之
誠日自三省曾無寸咎遠身邊外亦復不免遂遭劉
山陽輕舟西上來見掩襲時危事迫勢不得已所以
普衆樊鄧會踰孟津本欲剪除梅蟲兒茹法珍等以
雪冤酷拔濟親屬反身素里屬張稷王珍國已建大
事實墜子晉屢動危機迫樂推之心應上天之命事
不獲已豈其始願所以自有天下絕棄房室斷除滋
味正欲使四海見其本心耳勿謂今日之位是爲可
重朕之視此曾不如一芥雖復崆峒之蹤難追汾陽
之志何遠而今立此堰卿當未達本意朕於昆蟲猶

不欲殺亦何急爭無用之地戰蒼生之命也正爲李
繼伯在壽陽侵犯邊境歲月滋甚或攻小城小戍或
掠一村一里若小相酬答終無寧日邊邑爭桑吳楚
連禍所以每抑鎮戍不與校計繼伯既得如此溫籍
彌多今修此堰止欲以報繼伯侵盜之役既非大舉
所以不復文移北土卿幼有個儻之心早懷縱橫之
氣往日卿於石頭舉事雖不克捷亦丈夫也今止河
洛真其時矣雖然爲卿計者莫若行率此衆襲據彭
城別當遣軍以相影援得捷之後便遣卿兄子屏侍
送卿國廟并卿室家及諸姪從若方欲還北更設奇
計恐機事一差難重復集勿爲韓信受困野難寶實
表送其書陳其忿毒之意朝廷爲之報答寶實志存
雪復屢請居邊神龜中出爲都督徐南兗二州諸軍
事車騎將軍徐州刺史乃起學館於清東朔望引見
土姓子弟接以恩顏與論經義勤於政治吏民愛之
凡在三州皆著名稱正光二年徵爲車騎大將軍尚
書左僕射善於吏職甚有聲名四年上表曰臣聞堯
典有黜陟之文周書有考績之法雖其源難得而尋
然條流抑亦可知矣大較在於官人用才審於所蒞
練迹校名驗於虛實豈不以臧否得之餘論優劣著
於歷試者乎既聲窮於月旦品定於黃紙用效於名
輩事彰於臺閣則賞罰之途差有商準用捨之宜非
無依據雖復勇進忘退之儔奔競於市里過分亡涯
之請馳驚於多門猶且顧其聲第慎其典奪器分定
於下爵位懸於上不可妄叨故也今竊見考功之典
所懷未喻敢竭無隱試陳萬一何者竊惟文武之名
在人之極地德行之稱爲生之最首忠貞之美立朝

之譽仁義之號處身之端自非職惟九官任當四岳
授曰爾諧讓稱俞往將何以克厥大名允茲令問自
比以來官罔高卑人無貴賤皆飾辭假說用相褒舉
涇渭同波薰蕕共器求者不能量其多少與者不復
覈其是非遂使冠履相質名與實爽謂之考功事同
汎涉紛紛漫漫焉可勝言又在京之官積年一考其
中或所事之主遷移數四或所奉之君身亡廢絕或
具寮離索或同事凋零雖當時文簿記其殿最日入
月深駁落都盡人有去留誰復掌其勤惰或停休積
稔或分隔數千累年之後方求追訪聲迹立其考第
無不苟相悅附共爲膏齒飾垢掩疵妄加丹素趣令
得階而已無所顧惜賢達君子未免斯患中庸已降
夫復何論官以求成身以請立上下相蒙莫斯爲甚
又動恤人隱咸歸守令厥任非輕所實實重然及其
考課悉以六載爲程既而限滿代還復經六年而敘
是則歲周十二始得一階於東西兩省文武閑職公
府散佐無事冗官或數旬方應一直或朔望止於暫
朝及其考日更得四年爲限是則一紀之中便登三
級彼以實勞劇任而還貴之路至難此以散位虛名
而升陟之方甚易何內外之相懸令厚薄之如是又
聞之聖人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孟子亦曰仁義
忠信天爵也公卿大夫士爵也古之人修其天爵而
人爵從之故雖文質異時汚隆殊世莫不寶茲名器
不以假人是以賞罰之柄恆自持也至乃周之萬萬
五叔無官漢之察察館陶徒請量不重骨肉私親親
誠以賞罰一差則無以懲勸至公暫替則觀觀相欺
故至慎至惜殷勤若此况乎親非肺腑才華秀逸或

充單介之使始無汗馬之勞或說興利之規終懸十一之潤皆虛張無功妄指贏益坐獲數階之官藉成通顯之貴於是巧詐萌生僞辯鋒出役萬慮以求榮開百方而逐利握樞秉鈞者亦知其苦斯但抑之則其流已注引之則有何紀極夫琴瑟在於必和更張求其適調去者既不可追來者獨或宜改按周官太宰之職歲終則令官府各正所司受其會計聽其致事而詔於王三歲則大計羣吏之治而誅賞之恩謂今可粗依其準見居官者每歲終本曹皆明辨在官日月具覈才行能否審其實用而注其上下游辭宕說一無取焉列上尚書覆其合否如有紕謬即正而罰之不得方復推詰委否容其進退既定其優劣善惡交分庸短下第黜凡以明法幹務忠清孰能以記賞總而奏之經奏之後考功曹別書於黃紙油帛一通則本曹尚書與令僕印署留於門下一通則以侍中黃門印署掌在尚書嚴加緘密不得開視考績之日然後對其裁量如此則少存實錄薄止姦回其內外考格裁非庸管乞求博議以為畫一若殊謀異策事關廢典遐邇所談物無異議者自可臨時斟酌匪拘恆例至如援流引比之訴貪榮求級之請如不限以關鍵肆其傍通則蔓草難除涓流遂積穢我彝章撓茲大典謂宜明加禁斷以全至治開返本之路杜澆敝之門如斯則吉士盈朝薪標載煥矣詔付外博議以為永式竟無所定時蕭衍弟子西豐侯正德來降寶寅表曰伏見揚州表蕭正德自云避禍遠投宸掖背父叛君駭議衆口深心指趣厥情難測臣聞立身行道始於事親終於事君故君親盡之以恆敬嚴

父衆之以博愛斯人倫之所先王教之盛典三千之條莫大於不孝毀則藏姦常刑鼎赦所以晉恭獲謗無所逃死衛伋受誣二子繼沒親命匪美國孰無父况今封家尚存長蛇未滅偷生江表自安毒醜而正德居猶子之親竊通侯之貴父榮於國子爵於家履霜弗聞去就先結隔絕山淮溫清未盡定省長違報復何日以此為心心可知矣皇朝綿基累葉恩均四海自北徂南要荒仰澤能言華化無思不賤貴玉帛於丘園標忠孝以納賞樂業街於伊洛集華裔其歸心被髮鍊身之會屈膝而請吏交趾文身之渠款關而効質至如正德宜甄義以致貶昔越栖會稽賴辛輅以獲立漢困彭朱實丁公而獲免吳項已平二臣即法豈不錄其情哉欲明責以示後况遺君忽父狠子是心既不親親安能親人中間變詐或有萬等伏惟陛下聖敬自天欽光纂歷昭德塞違以臨羣后脫包此凶醜冀之列位百官是象其何誅焉臣覺結禍深痛臍肝髓日暮途遙復報無日豈區區於一豎哉但才雖庸近職居獻替愚衷寸抱敢不申陳伏願聖慈少垂察覽訪議槐棘論其是非使秋霜春露施之有在相鼠攸刺過死有歸無令申伋受笑於苟存會閑論名於盛世正德既至京師朝廷待之尤薄歲餘還叛五年蕭衍遣其將裴邃虞鴻等率衆寇揚州詔寶寅為使持節散騎常侍車騎大將軍都督徐州東道諸軍事率諸將討之既而揚州刺史長孫稚大破遂軍斬馮賊遂奔還初秦州城人薛珍劉慶杜遷等反執刺史李彥推莫折大提為首自稱秦王大提尋死其第四子念生竊號天子改年曰天建置立官寮

以息阿胡為太子其兄阿倪為西河王弟天生為高陽王伯珍為東郡王安保為平陽王遣天生率衆出隴東攻沒汧城仍陷岐州執元志裴芬之等送寇雍州屯於黑水朝廷甚憂之乃除寶寅開府西道行臺率所部東行將統為大都督西征肅宗幸明堂因以餞之寶寅與大都督崔延伯擊天生大破之斬獲十餘萬追奔至於小隴軍人採掠遂致稽留不速追討隴路復塞仍進討高平賊帥万俟醜於安定更有負捷時有天水人呂伯度兄弟始共念生同逆後與兄衆保於顯親衆聚討念生戰敗降於胡琛琛以伯度為大都督秦王資其士馬還征秦州大敗念生將杜粲於成紀又破其金城王莫折普賢於永洛城遂至顯親念生率衆身自拒戰又大奔敗伯度乃背胡琛襲琛將劉拔破走之遣其兄子忻和率騎東引國軍念生事迫乃詐降於寶寅朝廷喜伯度立義之功授撫軍將軍涇州刺史平秦郡開國公食邑三千戶而大都督元修義高聿停軍隴口久不西進念生復反伯度終為醜奴所殺故賊勢更甚寶寅不能制孝昌二年四月除寶寅侍中驍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假大將軍尚書令給後部鼓吹增封千戶寶寅初自黑水終至平涼與賊相對數年攻擊賊亦憚之關中保全寶寅之力矣三年正月除司空公出師既久兵將疲敝是月大敗還雍州仍停長安收聚離散有司處寶寅死罪詔恕為民四月除使持節都督雍涇岐南幽四州諸軍事征西將軍雍州刺史假車騎大將軍開府西討大都督自關以西皆受節度九月念生為其常山王杜粲所殺合門皆盡衆據州請降於寶寅

十月除散騎常侍車騎將軍尚書令復其舊封是時山東關西寇賊充斥王師屢北人情沮喪寶寅自以出軍累年糜費尤廣一旦覆敗慮見猜責內不自安朝廷頗亦疑阻乃遣御史中尉鄺道元爲關中大使寶寅謂密欲取己彌以憂懼而長安輕薄之徒因相說動道元行達陰盤驛寶寅密遣其將郭子恢等攻而殺之詐收道元尸表言白賊所害又殺都督南平王仲闇是月遂反僭舉大號赦其部內稱隆緒元年立百官乃遣郭子恢東寇潼關行臺張始榮圍華州刺史崔襲詔尚書僕射行臺長孫稚討之時北地人毛鴻賓與其兄遐糾率鄉義將討寶寅寶寅遣其大將軍盧祖遷等擊遐爲遐所殺又遣其將侯終德往攻遐會子恢爲官軍所敗長孫稚又遣子子彥破始榮於華州終德因此勢挫還圖寶寅軍至白門寶寅始覺與終德交戰戰敗攜公主及其少子與部下百餘騎從後門出走渡渭橋投於寧夷巴張宕昌劉興周舍尋奔醜奴醜奴以寶寅爲太傅永安三年都督朱天光遣賀拔岳等破醜奴於安定追擒醜奴寶寅並送京師詔置閭闔門外都街之中京師士女聚共觀視凡經三日吏部尚書李神儁黃門侍郎高道穆並與寶寅素舊二人相與左右言於莊帝云其逆迹事在前朝冀得赦免會應詔王道習時自外至莊帝問道習在外所聞道習曰唯聞陛下欲不殺蕭寶寅帝問其故道習曰人云李尚書高黃門與寶寅周款並居得言之地必能全之道習因曰若謂寶寅逆在前朝便將恕之寶寅敗於長安走爲醜奴太傅豈非陛下御曆之日賊臣不翦法欲安施帝然其言乃

於太僕馳牛暑賜死寶寅之將死神儻攜酒就之以敘舊故因對之下泣而寶寅夷然自持了不憂懼唯稱推天命命恨不終臣節而已公主攜男女就寶寅訣別慟哭極哀寶寅死色貌不改寶寅有三子皆公主所生而並凡劣長子烈復尚肅宗妹建德公主拜駙馬都尉寶寅反伏法次子權與少子凱射戲凱矢激中之而死凱仕至司徒左長史凱妻長孫稚女也輕薄無禮公主數加罪責凱竊恨妻復惡說之天平中凱遂遣奴害公主乃輟凱於東市妻梟首家遂殄滅按據書明帝諸子傳及南史本傳作寶寅餘作寶今改畫一作寶

邵陵王寶攸

按南齊書本傳寶攸字智宣明帝第九子也建武元年封南平郡王二年改封三年爲北中郎將鎮琅邪城永元元年爲持節都督南北徐南兗青冀五州軍事南兗州刺史郎將如故未拜遷征虜將軍領石頭戍事丹陽尹戍事如故陳顯達事平出爲持節督江州軍事左將軍江州刺史以本號還京師授中將軍祕書監中興二年謀反宣德太后令賜死

晉熙王寶嵩

按南齊書本傳寶嵩字智靖明帝第十子也永元二年爲冠軍將軍丹陽尹仍遷持節都督南徐兗二州軍事南徐州刺史將軍如故中興元年和帝以爲中書令明年謀反伏誅

桂陽王寶貞

按南齊書本傳寶貞明帝第十一子也永元二年爲中護軍北中郎將領石頭戍事中興二年謀反伏誅南豐侯綽胃

按南齊書蕭赤斧傳南豐伯赤斧子穎胃字雲長襲父爵弘厚有父風起家祕書郎太祖謂赤斧曰穎胃輕朱被身覺其趨進轉美足慰人意遷太子舍人遣父喪感脚疾數年然後能行世祖有詔慰勉賜醫藥除竟陵王司徒外兵參軍晉熙王文學穎胃好文義弟穎基好武勇世祖登烽火樓詔羣臣賦詩穎胃詩合旨上謂穎胃曰卿文弟武宗室便不乏才除明威將軍安陸內史遷中書郎上以穎胃勳感子弟除左將軍知殿內文武事得入便殿中爲新安太守吏民懷之隆昌元年永嘉王昭粲爲南徐州以穎胃爲南東海太守行南徐州事轉持節督青冀二州軍事輔國將軍青冀二州刺史不行除黃門郎領四廂直遷衛尉高宗廢立穎胃從容不爲同異乃引穎胃預功建武二年進爵侯增邑爲六百戶賜穎胃以常所乘白輪牛上慕儉約欲鑄壞大官元日上壽銀酒鎗尚書令王晏等咸稱盛德穎胃曰朝廷盛禮莫過三元此一器既是舊物不足爲侈帝不悅後預曲宴銀器滿席穎胃曰陛下前欲壞酒鎗恐互移在此器也帝甚有慙色冠軍江夏王寶元鎮石頭以穎胃爲長史行石頭戍事復爲衛尉出爲冠軍將軍廬陵王後軍長史廣陵太守行南兗州府州事是年虜動揚聲當飲馬長江帝懼敕穎胃移居民入城百姓驚恐席卷欲南度穎胃以賊勢尙遠不即施行虜亦尋退仍爲持節督南兗徐青冀荆五州諸軍事輔國將軍南兗州刺史和帝爲荊州以穎胃爲冠軍將軍西中郎長史南郡太守行荊州府州事東昏侯誅戮羣公委任斯小崔陳敗後方鎮各懷異計永元二年十月尚書